



DEATH SQUADS

“八一敢死队”的故事

中国战地摄影师的传奇

舒 真 编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著

DEATH SQUADS

“八一敢死队”的故事

中国战地摄影师的传奇

远东朝鲜战争 冰山上的来客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秘访越南南方

西沙南沙 在炮击金门的日子里

唐山大地震 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一敢死队”的故事 / 舒真编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33-2382-9

I .①八… II .①舒…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4968号

书 名：“八一敢死队”的故事

作 者：舒 真

责任编辑：丁晓平

装帧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 – mail：jijwycb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1.75

印 数：1-5000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33-2382-9

定 价：25.00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军事新闻纪录电影
事业献身的人们**

写在前面

由于种种原因，我结识了一些从事军事新闻摄影的朋友。他们是电影人，他们是战地摄影记者，他们更是保卫祖国的军人，是抱着摄影机去履行天职的军人。由于职业的特点，使他们有着许多常人没有的经历和见闻，可谓见多识广。也正是由于职业的特点，使他们经受了常人没有经受过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和惊险。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从雪域高原，到挥汗如雨的南疆；从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到赤道附近的南海诸岛；从天空，到海洋；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国防建设的工地；从保卫边疆的阵地，到抢险救灾的现场，哪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不是扛枪的战士，却和战士一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流血负伤，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们国家发生的战争，他们都参加过。他们哪个人没有经历过战火的考验，哪个人胸前没有军功章？他们长年战斗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不为名，不为利，把青春以至生命都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军事新闻摄影事业，其中有6位从事军事新闻纪录影片的人，列入了我军军史上那长长的烈士名单中，还有的人病倒在拍摄现场再未醒来，也有人长期在艰苦、紧张的环境下工作，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他们像战士一样，抱着自己的武器——摄影机，将新中国

建立以来，我军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人物纪录在胶片上，使那些活生生的影像永远长存，使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瞬间成为永恒，让后人能目睹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的人物和事件，领略他们的风采。他们所拍摄的一系列军事新闻纪录影片已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化的编年史。这些影片、资料被国家永久珍藏，而这正是他们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引以为豪的原因。

他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谁也没有授予他们什么称号，报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电视上没有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有的人直到牺牲，胶片上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不像走红的明星、知名的大导演那样声名显赫。他们也从未在万人瞩目下走过红地毯。然而，连队的官兵知道他们。战士自有战士的评价标准，郑重地送给他们一个无上光荣的称号——“八一敢死队”。他们为这个称号而骄傲。

他们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武夫。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接受过老一辈名摄影师的亲身传授。他们拍的纪录片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多次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以及后来的金鸡奖、政府奖和国外各种军事电影节的多种奖项。更令他们骄傲的是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和战功赫赫的老帅们都曾经接见过他们。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今已有几代“敢死队员”先后退出现役，有的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作为他们的朋友，我深为他们的那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浴血奋战，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风貌和“国家第一，事业第一”的价值取向所感动，一种无名的使命感鞭策着、驱使着我，尽自己所能地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用以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和英年早逝的朋友，也想把他们的那种精神告诉活着的人们，让后人去思考、体味、评价。

由于个人能力所限，加之许多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有些当事人已去世，还有的人调离北京，有的人已失去了联系，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寻找他们的踪迹。因此，我无法把他们的历史和全貌告诉你，只能告诉你一些我所知道的他们经历的一些趣闻、轶事，是“管中窥豹”，是“挂一漏万”。这些事虽然零碎无章，却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是真实的，没有虚假和夸张。从这些零碎的轶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当年的风貌。

引子

早年的北京广安门外六里桥不知是个桥名，还是地名。如今，这里确实有一座现代化的立交桥，桥上黑色的匾额上写着“六里桥”三个金色大字。它是北京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京石高速路上的第一座立交桥。如今这里车水马龙，拥堵不堪。

然而，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里并没有桥。从广安门往西有一条一个车道的水泥路，到六里桥就终止了。往南是一座破败的财神庙，据说当年它曾经风光过，香火很旺。往北是一片庄稼地，种着高粱、玉米，还散落着一些坟头。据一位早年拉洋车的老人告诉我，早年这里曾经是个跑马场。但是后来这里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羊胡子草，向人们诉说着它当年的辉煌、热闹。往西是通往长辛店的一条沙石路。路上很少见到汽车，却有着络绎不绝的运货的骆驼队，驼铃声悠悠。周围田舍的墙上都画着防狼的白圈，夜深人静时，还能听到狼的嗥叫。距城门只有六里的地方却是荒郊野外。往东北方向有一个很大的苇塘，芦苇长得自由自在，郁郁葱葱。它就是年代久远的莲花池，古称西湖，辽、金朝代这里曾经辉煌过，如今这里是北京西客站旁的莲花池公园。当年的丽泽门就在它的南边不远处。

1951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全军唯一的电影制片厂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财神庙以北，莲花池以西300余亩的土地上破土动工

了。第一批动工的工程是一座办公楼、一座食堂和一栋集体宿舍。当年没有如今高耸入云的大厦，所谓的楼，只是两层灰色的小楼。

1951年底，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停建的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部分技术人员及部分器材调拨给筹建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建厂的专门人才和基本队伍，也在紧锣密鼓声中从四面八方云集北京。

1951年1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向全军发出通知，在全军范围内选调文工团长、导演、文工团员、摄影记者、放映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110名，经过培训，作为建厂的基本队伍。随后又于1952年1月，先后从香港聘请了一批有经验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很多人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海外回到香港的。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电影拍摄的老摄影师薛伯青也从华东军区海军调厂工作。1952年3月，著名电影专家司徒慧敏从美国考察回来任制片厂第二厂长。他是参加广州起义的老共产党员，又是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导演过许多进步的、抗日的故事片和纪录片。1952年5月，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播奉命调任厂长。还聘请了国内电影界知名人士蔡楚生、史东山、罗静予、郑伯章为厂顾问。

1952年八一建军节，全军唯一的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厂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第二厂长司徒慧敏，副厂长唐瑜、胡介民。

1952年初，从全军选调的105名干部陆续来京报到，住在前门外的几个小旅馆——总政招待所里。5月，总政治部电影训练班在前门外西皮市总政小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训练班设编导、美工、录音、剪接、动画、摄影等专业，共六个班，摄影人员最多，设了三个班。这些学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

更多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军的年轻人。训练班主任马济川，李俊为副主任。课堂设在前门外西河沿大华旅社内。旅社的天井里搭了个席棚，上课、开会、吃饭都在这里进行。课桌椅是旅社吃饭的大方桌和木条凳。吃饭时只有几张方桌供吃中灶的团以上干部用，其他人则是端着饭碗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一起蹲着吃。学习条件虽然比较简陋，但教师却是一流的，他们都是国内外的专家。司徒慧敏是当年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专家。夏国英是1946年经中央批准到美国学习电影技术，1949年秋在美国纽约电影技术学院毕业后回国的，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从美国回来的还有陈尔真。从香港回来的有摄影师曹进云、李尔康，编辑杨云慧。国内知名人士有薛伯青、谭友六、王震之、虞棘、郑伯章、吴天幻、何迅之、费星等。这些人都按自己的专业分别给学员讲课，带他们实习。

在训练班期间，适逢首届全军运动会和全军文艺会演。为纪录全军首届运动会的盛况，总政决定让尚在筹建中的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

为了拍好这部片子总政安排厂长陈播为全军运动会的副总指挥。

这部片子由总政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导演司徒慧敏。在当时尚处在筹建中的总政电影制片厂要独立拍一部彩色片有诸多困难，许多技术装备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支援的，包括后期制作彩色拷贝，也是靠北京电影制片厂与苏联建立的渠道，经北京电影制片厂送到莫斯科新闻纪录片厂洗印的。电影局又从北京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抽调有经验的摄影师参加。影片到1953年制作完成，在社会上公映。此时经总政批准的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改名为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改称八一电影制片厂，简称八一厂），厂徽是在雄壮的解放军军歌声中推出的光芒四射的八一军徽。

这是我军的第一部彩色纪录片。

电影训练班的学员则组成两个带有实习性的摄制组。一组用黑白胶片拍摄《八一运动会》，一组拍摄《部队文工团歌舞表演》。学员们按各自学习的专业进行实习。摄影班当时用的摄影机是瑞士产的宝来克斯16毫米摄影机，黑白胶片是德国产的阿克法。

拍完全军运动会后，电影训练班结束，大家都回到了厂里。此时，办公楼和大食堂已建成。办公楼二层东边作为宿舍，每人领到一块铺板放在地上，打开自己简单的背包安下了“家”。头一天晚上，他们让蚊子“饱餐”了一顿。那时，大家都是20来岁的单身小伙子，办公楼外不远处一棵大树下有一眼机井，那是他们的露天盥洗室，洗脸、洗衣就从机井里轧水。食堂作为录音车间、放映间。全军运动会拍出的黑白胶片，开始是在城里前门大栅栏5号日本时期的一个澡堂里建起的临时洗印车间，用木架缠上正负片，在木槽里放上药水洗印。后来也搬回厂里，以办公楼一层西边的两间房子作为洗印车间。洗印胶片全是手工操作，用大木槽冲洗。办公楼西侧二楼为剪接车间，又临时建了一间大房子为特技摄影车间。刚刚建好的水塔下面有一间小黑屋成了大家练习洗印照片的暗房。黑白片《八一运动会》和《部队文工团歌舞表演》后期制作，就是在这样简陋条件下完成的。

1952年9月，厂里又专门开办了第一期新闻摄影训练班，着重训练军事新闻摄影人才，共60余人。1953年5月，第一期军事新闻摄影班结束，当即组建了12个新闻摄影区队，派驻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拍摄反映部队生活、训练、战斗的新闻纪录片。各区队很快下到部队，朝鲜前线、东南沿海的区队随作战部队到前线，抢拍了许多资料，编成一期期的《解放军新闻》，在全军放映。

1963年6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为了充实军事新闻纪录片摄影的队伍，经总政治部批准，从西藏、成都两个军区的参战部队中选调了14名参战骨干来厂，经过培训拿起了摄影机。1966年、“文革”期间又办过几期新闻摄影训练班，培训军事新闻纪录电影的后续人才。

这些训练班的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后，边工作边学习，承担起用摄影机这一武器，纪录我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历史任务。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新闻纪录电影这一行业的知名人士。

1974年，为了能够更及时地反映我军基层的战斗、训练、军营生活，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各大军区建立了记者站，配备了一批摄影人员。这些成员大都选自部队基层的摄影员，稍加训练后抱起了摄影机，从事军事新闻摄影工作。他们长期生活、工作在边防、海防前线，熟悉部队的生活，拍摄了很多边疆、海防前线部队作战、训练、军营生活等新闻片，为厂里一期期的《解放军新闻》提供了及时、生动、鲜活的素材。他们可称是“八一敢死队”的机动小分队，也是“八一敢死队”的触角。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们常常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摄影师；每当拍摄重大题材时，他们也往往被编入摄制组，参与影片的拍摄工作；他们也和其他“敢死队员”一样参与艰苦、危险的战备值班，参加战斗，在战火中接受考验。云南记者站的唐黎明还在保卫边疆的战场上受伤并荣立二等功。经历了记者站生活的磨练与考验，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业内的骨干，至今仍战斗在这一岗位上。

如今，被称为“八一敢死队”的成员，大多是从这些训练班走上拍摄军事新闻纪录电影道路的。改革开放后，也从电影学院及有关的大学来了一批有文化、有理论的新生力量，为军事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增添了新鲜血液。

目 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 [1]

引 子 [5]

第一章 朝鲜战场 [1]

砾沼河畔 3
钢铁运输线 7

第二章 雪域高原 [37]

风雪帕米尔 38
在“生命禁区” 51
在阿里 65
冰山上的来客 88

第三章 万里海疆 [91]

美丽的西沙群岛 92
在永暑礁上 105
海上南泥湾 110

第四章 海防前线

[119]

大陈岛上的硝烟	120
小嶝岛—英雄岛	126
在炮轰金门的日子里	128

第五章 边防线上

[141]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	142
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	145
惨烈的“8·13”	176
在南疆的战火中	184

第六章 国防建设

[195]

怒江天险	197
修建青藏公路的往事	202
移山填海	215
襄渝铁路	223
乌蒙悲歌	231

第七章 抢险救灾

[241]

武汉保卫战	242
唐山大地震	244
火的考验	254
1991年夏的洪水	261

第八章 长征路上 [263]

- 首拍长征路 264
再走长征路 274

第九章 特殊任务 [297]

- 密访越南南方 298
神秘的“战备一队” 322
异乡埋忠骨 327
乘帆船回台湾 333
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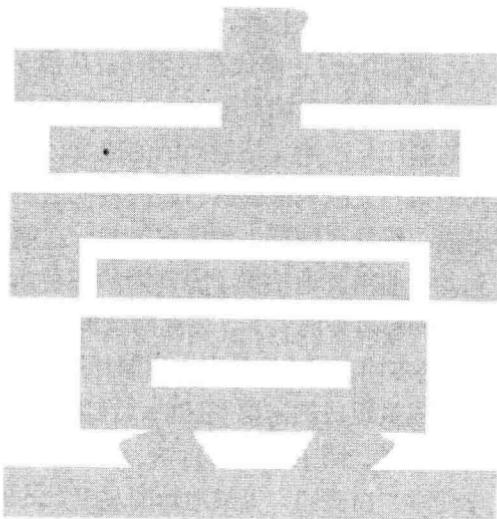
第十章 军功章的另一半 [345]

尾 声 [354]

后 记 [356]

第一章

朝鲜战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企图插足中国领土，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不久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中国的东北边境鸭绿江边，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当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向朝中边境推进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朝鲜党和政府提出的出兵援助的请求，在国内解放战争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争创伤未及医治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于是在1950年10月，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出兵参战与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

1952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成立时，朝鲜战场的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作为军队的电影制片厂是不会忽视这块热战的土地。

1952年9月，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成立一个月，适逢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朝部队，而解放军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唐瑜又是慰问团的成员，于是，厂里派出了建厂以来的第一支战地摄影队，随团赴朝采访、拍摄。摄影队由16人组成，编导夏国英，领队史文帜。在朝鲜，摄影队跟随慰问团到各个前沿阵地拍摄了慰问团的各种活动，回国后编成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以此向全国人民汇报。

1953年5月，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训练班结束后，由12名成员组成的志愿军区队，在区队长王杰带领下，立即奔赴朝鲜战场，随主力部队行动、采访，拍摄了金城反击战、歼灭李伪军“白虎团”等战地新闻及宝贵的历史资料。从1952年9月至1958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撤出朝鲜期间，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先后派出了13个摄制组60余人开赴朝鲜前线。在朝鲜，他